

桂林街头采风

柳江河



十月的桂林，金风送爽，天淡秋高，桂花吐蕊，街巷流香，是旅游的最佳季节。我有幸参加全国工人报刊美术研讨会，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甚感快慰。闲时，街头走走看看，也许是职业习惯，又总是将那些新鲜事、怪事记在采访本上……

桂花——满城飘香

一到桂林，那扑鼻而来的便是桂花的香味了。10月的桂林，平均气温在摄氏20度左右，又是桂花盛开的时节，金桂、丹桂、银桂、洒满枝头，迎风怒放，满城飘香，那香味腻死人了。大街小巷的路旁都栽种着桂树，有的树有碗口那么粗。据悉，仅桂林市栽种了十多万株桂树。我住的房间在七楼，只要打开窗户，桂花散发出的馥郁香味，也会随风飘进屋来。正因为桂林的桂花有了名气，于是桂花酒、桂花菜、桂花糖、桂花糕等，以桂花为名的食品又遍布大小商店的柜台上，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小吃——挡不住的诱惑

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摆米粉的摊点。桂林米粉条细腻柔韧，卤水鲜美而芳香，肉菜松脆爽口而闻名。这不单在米粉本身，而在于精制的卤水上。其用料也不尽相同。米粉本身就列出原汤米粉、三鲜米粉、冒热米粉、牛腩米粉、马肉米粉等数十种。每碗1.10元—1.50元不等，味美价廉。开会的几位同行经不住米粉的诱惑，每次上街总要吃上一碗。

在街上行走，还能发现卖冷饮的小摊上都放有一个大玻璃瓶，里面腌有萝卜片，付一角钱，摊贩用根一尺长的小竹棍，一次扎上十几片。味道不错，酸、甜、麻、辣，有开胃顺气之功能，可与西安的羊肉串相媲美。我见街上的行人中，尤其是外地人，吃者甚多。买上一串，边走边吃，我们也不例外了。此外，桂林的瓦儿糕、松糕、水糍粑、马蹄糕等小吃，真令北方人大开胃口。

自行车——最理想的交通工具

桂林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绝妙佳境，

交织出一幅“山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壮美图景。全市有11个风景点，14个公园。乘旅游车游玩，不自由，也不经济。怎么办呢？还是桂林人想得周到，各主要街道路口，设有“自行车出租点”，在《桂林旅游交通图》上，还为旅游者指出骑自行车的旅游线路。租辆自行车，手续也简便，押上身份证，每天3元，不足一天按小时计算，每小时0.50元。没有身份证交押金100—150元。因此，你会看到外地人成群结队的骑着自行车，在各风景区游玩，就连老外也不例外。几位新加坡的华侨告诉我：“骑车方便、经济，还可以锻炼身体！”

“拉客”——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在参加桂林市总工会的一个会上，市工会主席滕沛善说：“桂林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桂林山水甲天下”已闻名于世，桂林人也十分好客热情，这是我们同行一致的看法。然而任何地方都有不美的地方，桂林也就不例外了。桂林每年接待中外游人已达700万人次。旅游业的发展给该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但也带来了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社会问题。一天中午，我外出办事，路过繁华路段的京桂宾馆门口，被三四个当地姑娘挡住去路，其中一位拉着我的胳膊，用广西普通话问我：“先生，玩玩吗？”几个姑娘嬉皮笑脸。我甩开对方的手问道：“小姐，玩什么？怎么玩？”一脸严肃相，使对方很难堪，自找没趣，便走了。漫画家徐进，因块头大，还有一个“将军肚”，很像北京人说的“款爷”。他每次上街都有这样不快的遭遇。随同开会的几位“先生”，也碰上过此类事情。茶余饭后，与会者又把这事当笑话一说一笑完事了。然而，这一社会问题真令人十分担忧。如何治理，清除社会垃圾，使桂林更美，又成了与会者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了。

(插图 叶广岑)

时常听老陕感喟：南方人“鬼”！大有心里不服，又无可奈何之状。不服气，就学，就赶嘛！徒徒感叹何用？

南方人脑瓜子活，“鬼”点子多，改革开放十几年，就人家挣了大钱。而咱老陕呢，小打小闹，扭扭捏捏，真真的羞死了人！大老陕就傻乎？并不！科技实力，全国第三，（光一个省城西安科技人员就达32万！）谁人不美？哪个不慕？科技那么强，人才那么多，用不到向上，顶啥？！君不见，老陕的单位有几家不人才济济？锈疙瘩，挤窝窝，有才难施，有能难展，白让岁月空过！怨谁？“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用你？我放哪？少瞎扯，快谈点正事！“鬼”门儿在哪？

南方人如是说，市场经济大海阔，游游何妨？机会来了赶紧抓，后退属“王八”！预测好了赶快上，步步不让；不搞预测，瞎扑腾，小命玩完！脑瓜子多转圈，和和气气操胜券；死哪哪直杠杠要想发财没有向？总而言之，绕而言之，越“鬼”越赚！有“鬼”点子，才能有战略眼光，经济头脑；有“鬼”点子，才肯钻经营之道，道道宽广！换言之，

也就是智勇全，胆识皆备！只有勇而无智，莽撞撞南墙！唯智智而无勇，空谈是放屁！“鬼”，还要“鬼”得在行。如若挖空心思，削尖脑袋，尽把那“鬼”用在争权夺势，使在坑蒙拐骗上，保准你早见阎王！“多行不义必自毙！”纵观古今中外，哪一个争权夺势者，不两败俱伤？再看现今市场，哪一个“假”货匠能命长百岁？

若是你“鬼”得在行，大成功就定然非你莫属！不信请看：日本人“鬼”，经济突飞猛进，人类无二！韩国人“鬼”，“小龙”儿冲天宵，神力好大！华南人“鬼”，赚大钱，住洋楼，中国老大！……如此地看起来，不“鬼”不行。

西安已经开放，老陕渐次苏醒，快快摘掉老眼镜，扔掉旧框框，挣脱黄土地，齐力赴市场！利用你的优势，克服你的弱点，发挥你的才智，紧学猛赶南方人！学人家的“鬼”点子，学人家的勇气！形成你的“鬼”点子，鼓足你的勇气！老陕！莫要再感慨，勿要再叹息，“千里之行始足下”，“鬼”点吧。

老陕，您不会也「鬼」点？

张万岗

黄河槽声

秦宏

我听到过幽婉雅致的琵琶声，清越明快的风笛声，潇洒亢奋的铜号声……

然而，都不曾似黄河槽声那般，在我心底刻下深深的印痕，回响无尽的余韵——

舒缓平滑的槽声从风雨中飘来，比琵琶更幽婉、雅致；

雄浑粗犷的槽声从波涛间飞来，比风笛更清越、明快；

激昂有力的槽声从拉网号子里冲出，比铜号更潇洒、亢奋。

一槽汗珠，一船晨星；一槽欢乐，一船晚霞。

收获在舱中蹦跳，喜悦在槽板上汇集。笑语牵着浪花在船头缠绕，摇晃着缕缕清凉的河风。吻着水波，荡开一河碎银，“哟喂呀呀”的歌，轻轻流进两岸山村笑着的梦中……

同性情

林宝寿

接线员一定很漂亮罗。”

“谁？”“就是经常给我们转电话的那一位。”

“哦，她呀！”“她一定很清高的，象一只骄傲的……孔雀。追她的男朋友一定很多吧？你该不在这一行列吧？”

“我？哈、哈、哈。她确实很漂亮。不过你放心，他目前还没男朋友呢。”

“是吗？从声音听来，她一定很美很文静，是不是眼光也很高？”

“爱上她啦？我可帮

不上这个忙。”

“怎会呢，从没见过面。不过每次总那么礼貌，难免有一点好感。”

“可惜她不会和任何一个人谈朋友的。”

“什么？她不会是信奉独身主义的现代女郎吧？”

“她倒是绝对现代化，不过称她为‘女郎’倒有点置疑。”

“她、她是个男的？！怎么会呢？听声音……”

“我们单位总机一直是电脑控制的。”

“啊！……”

漓江行

聂建明

绿水逶迤抱山流，风清气柔自悠悠。两岸灵崖遗仙迹，千载传奇留神州。竹木葱茏连云岭，山花烂漫掩轻舟。翠屏画境过不尽，已忘身在漓江游。

文学是一种情感工业

——南河散文集《风景这边》序

李沙铃

陕西教育出版社《作文精选》主编作家高信，由他作责任编辑，日前编就了南河散文集《风景这边》，即将由该社出版。那天，他托我给该著写一短序。本难从命，但推不去，便抽出时间，夜读清样，未料，颇有意境，而且嚼之生趣，于是，序兴随之而至。

南河我不认识，也就无法陈述其英姿魁相，但从作品中却看到了他的心事。他对他的家乡商州，爱得笃诚，爱得深沉。见山颂山，见水歌水，见人褒人，一片激情，洒满纸海，读来动听，听来动心。也属不可多得。

文学是一种情感工业也要敢于投入，舍得投入。多投入多收获，少投入少收获，不投入不收获。情感投入来自血肉的磨炼，命运的搏

击，越是坚强者就越能看出磨炼搏击的本来颜色，即使躯瘦如柴，也不改变初衷，依然的一往情深。

南河生于商州，出门见山，开门见水，到底也没有走过大地方。但不因门小而哭泣，路狭而躁足，虽年近“天命”，仍乐于山居，这种坦荡和宽阔，正是对山威水势的再好不过的感应。

透过文字，窥其神心，作者并没有在山壑水涧中悠然散步，寻怡觅趣，因为他不是花花公子，也就不具备那份风韵派头。他所企盼和祝愿的倒是“金山银水，布满商州”，使家乡在现代文明中不甘人后。

我最害怕那种“空话文学”了。大约也是基于此因，巴金老人才带病执笔写出了惊动海内外的《随想录》。还

有冰心老人的《关于男人》、《话说我的名字的写法》。

衣服越花越不见花。

最是朴素，才是存在。

也可能是书读得多了的缘故，我很赞同阎纲兄之所见：“老之将至，尚不知文学为何物也！”

以此为序，自感很不踏实。尚祈高信、南河诸友正之。

寄语青年朋友

·歌今·

我不想听你过多的许诺
只想看看你的行动如何
山盟再坚
也会被风攻破
海誓再响
也会被海水淹没
鲜花再艳
也会被季节打落
也会被自己拚搏
成功靠自己拚搏
机会靠自己拚搏
自己的历史
自己写……

以雷以火相拼……
那里暴雨
就吹起悠悠哨子
那里悲痛
就跳出热浪
那里沉默
就是对单身汉
我们是对手
虎头刀上定情义
重活抢着干
轻活推来推去
我们同一台机操作
那冰冻过的颜色
没雪不开戒
我们一张桌同饮
连星星也探头探脑
猜得透各自的心事
头枕秘密
我们一张床同宿
林宝寿

一“线”音缘

沈煜

“喂。”“您好。”

每一次听到这甜美的声音，总要回味好久，以至与好友通话也是语无伦次。半年来，越来越爱和V通话了，尽管两人单位仅隔一街，尽管也早已知道V的直拨号码，可每次

我总爱先打给他们总机。我和V的友情也突然高涨起来。

“喂，您好。”“您好。”

“很冒昧的问一声，你今天有空没有？作为一个陌生人，希望能和你认识一下，你的声音太甜了”我终于主动出击了。

……

“您要的科室已接好，请通话。”

“那……？”朋友已拿起话筒，可我还呆呆的怔了好久。暗恋已久的声音第一次给我这么冷的感觉。

下午和朋友坐在一个小饭店里，谈起了她。

“你们单位总机那位